

公共衛生 + 全球化 + 今日香港

病菌變種

德國上月爆發腸出血性大腸桿菌疫情，截至6月20日引致39人死亡，近3,500人染病，涉及地區分布在歐洲十數個國家以至美國等。德國官方初步確定豆芽是腸出血性大腸桿菌的源頭，而這種菌含有多種基因，包含鼠疫病菌基因；但當局強調病菌不會引起鼠疫的傳播。

病菌和疾病是人類永遠的宿敵，同時也是我們歷史文化的一部分，正如瑞典病理學家Folke Henschen所言：人類歷史即疾病歷史。故不同的文化文本或多或少均呈現某種疾病元素，其中電影作為流行文化的主要載體，疾病是常見的題材。 ■林援森 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高級講師

作者簡介

林援森 畢業於香港樹仁學院新聞系。其後取得香港新亞研究所歷史學碩士、博士學位。現為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博士候選人。



德國上月爆發腸出血性大腸桿菌疫情，引致幾十人死亡，疫情散播遠至美國。圖為一名德國染病男童臥床由母親餵食物。 資料圖片

與菌同眠

如何自保？

愛滋病是電影的熱門題材。 資料圖片



瘟疫橫行歐美 人類險被滅絕

學者桑林等在《瘟疫：文明的代價》一書中，引述有關疾病瘟疫的資料，並說明其如何影響人類的生存史。資料指出，公元前430年的古希臘發生過一場瘟疫，奪走1/4人的生命。公元1347至1351年，西歐發生黑死病(亦稱鼠疫)，奪走最多1/2人口。其後，歐洲殖民主義者把傳染病帶到美洲，把當地的土著人口「去掉」95%。公元1555年，墨西哥的天花大流行，導致2萬人死亡；20世紀，天花共奪去3億人的性命。

出社會風險不斷增加，並帶有某種特質，其影響涉及千萬人口的生活機制。紀登斯表示，風險不是絕對的，今天科學實證證明有益的東西或許到明天當作別論。他又指出，有時我們需要「阻嚇的行為或宣示」(Scaremongering)，以達致社會總體的安全，如應對愛滋病，衛生當局會勸戒大家切勿濫交，阻止愛滋病蔓延。

傳染病最可怕

人類面對疾病，包括致病的細菌，有時顯得蒼白無力。正如學者桑塔格指出，疾病本身喚起是一種全然古老的恐懼。細菌是無形的敵人，莫測其結構和特性，人類連細菌的名字也毫無頭緒。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資料，有關疾病的種類分類數以萬計。但當中傳染病相信是令人類最恐懼的一種，因為高效傳染性及強大殺傷力，傳染病瞬間可奪去數以萬人的性命。

美國醫學史家馬凱爾(Howard Michael)指出，在人類的文明史上，約有20%人口死於瘟疫。由此可見疾病是人類永遠的敵人。

學者：世界失控

學者紀登斯(Giddens)指出，當今世界是一個失控的世界，科技進步沒有令我們的生活更安定。紀登斯的論點針對全球化而起筆，同時指

營造驚恐劇情 扣人心弦

每個時代的文化均以不同時代的故事為主。正如上文所言，疾病是人類永遠的宿敵，疾病自然成為我們文化中的一部分。早於1351年的短篇小說集《十日談》(Decameron)已利用黑死病作為故事的背景。時至今天，除書籍外，瘟疫亦是20世紀的電影題材。電影利用疾病和瘟疫作為故事的主線，其一般可分成傳染性瘟疫、絕症和精神性病症。

有關傳染性瘟疫危機的電影，其手法多以驚慌和恐懼為主要的電影元素，以營造危機四伏的氣氛。早於1976年的《卡珊多拉大橋》(The Cassandra Crossing)已利用鼠疫為主題，故事講述恐怖分子計劃發動襲擊，但被警員及時阻止，可是在追捕過程中不小心把鼠疫菌外洩，結果釀成另一場危機。

1995年的電影《極度驚慌》(Outbreak)則是上世紀90年代的經典瘟疫電影。該片由德斯汀荷夫曼(Dustin Hoffman)主演。故事講述美國傳染病研究所醫官前往非洲考察一種神秘的病毒，但同時一名美國青年在發病村莊附近的樹林中捕捉一隻小白臉猴並帶回國，其可能染上這種神秘的病毒，結果造成社會「極度驚慌」。

《盲流感》反映人性醜惡

此外，也有一些具深度的疫症題材電影，如2008年的《盲流感》(Blindness)，故事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葡萄牙著名作家薩拉馬戈的同名小說《Blindness》為故事骨幹，講述一夜之間大量人口同時失明，在黑暗的日子看到人性最醜陋和最脆弱的一面。

傳染病此起彼落難防治

傳染病疫症在人類史上由來已久，其中殺傷力強者，首選鼠疫。馬凱爾指出，鼠疫源於中亞地區(即俄羅斯伊西庫爾湖附近)，其後傳播至中東和歐洲等地。鼠疫在歷史上曾發生3次大規模疫情：首次於6世紀的埃及，波及歐洲，近2,500萬人死亡；14世紀歐洲又發生另一次疫情；20世紀初疫情再起。

造成2,500萬人死亡。香港於1968年曾發生一次嚴重的流感疫情。此外，還有我們這一代曾經歷過的沙士(SARS，亦稱非典型肺炎)。

除鼠疫外，還有霍亂和天花，其中天花與麻風同列為最古老的瘟疫。

結核則是19世紀後出現的傳染病，其出現與工業革命後，人口密集等因素相關，其衛生設施未能配合到，營造結核病菌滋生的溫床。

流感成新威脅

到20世紀，流感則是另一種新威脅。其實，流感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以來造成多次疫情。當中1918年爆發的西班牙流感，

醫學新突破 愛滋病患者燃希望

除上述傳染性較高的例子外，還有一些備受關注、至今仍是絕症的傳染病—愛滋病(AIDS)，亦稱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愛滋病早於1959年被發現，於1981年確診，共奪去逾2,500萬人的性命。最近報道指出，德國科學家成功從人類細胞中分離出愛滋病毒，同時可令細胞再次健康生長；目前正在老鼠身上進行試驗。

伊波拉奪命率近9成

另一種致命性疫症是伊波拉病毒(以非洲剛果伊波拉河命名)，這是另一種令人不寒而慄、毛骨悚然的病症。伊波拉病毒的首名死者是一名教師，於1976年9月發病，其家庭及親屬超過廿人因染病死亡；而該年的患者死亡人數超過300人，死亡率達88%。

馬凱爾指出，目前醫學界對伊波拉病毒的了解有限，只發現食果的蝙蝠對伊波拉病毒存在抗體，但未能證實蝙蝠是伊波拉病毒的宿主。每次疫症均造成數百人死亡。

德國官方初步確定豆芽是腸出血性大腸桿菌的源頭。 資料圖片



結語

電影中的病症不會橫空出生，所謂流行文化不過是對現實的再呈現。但無論任何病症或疫情，最可怕的不是病毒或細菌，而是我們面對病症或疫情的態度，就如《盲流感》。人活著是為生存，但如學者海德格爾所言，死亡又是不可超越的一種可能，誰也逃不了這個最終結局。

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提到靈魂的健康，許多人根本對真正的健康一無所知。尼采同時提出，我們應改變過去對健康和患病的觀念，並將各種特殊的美德涵蓋在健康的範圍。正如葉輝曾在《尼采復活了》一文指出：「尼采總是讀出一份沛然的生命力，一種『權力意志』。」或如葉輝引述尼采原文所指：「是否純粹追求健康的意志並不是一種偏見與懦弱，或許是一種極為巧妙的野蠻和落伍？」

即使有關疾病的電影拍得很爛，或所謂層次很高，又或如何天馬行空，但老鷹的影子永遠在地上。

2003年香港爆發沙士期間，幾乎街上所有人都會戴上口罩，以防感染病菌。 資料圖片



末期症患者絕處求生

絕症是另一個主要的疾病相關電影的元素，但與以傳染病為主的電影不同，多以不幸、掙扎、求存及如何面對人生最後日子的態度為主要。絕症相關電影早期多以肺病為主，其後則以癌病為要，後來加入了愛滋病。

早期以肺病為主的電影在香港黑白粵語片可謂俯拾皆是。另外，上世紀80年代的台灣電影《原鄉人》也是以肺病為主線，演員有秦漢和林鳳嬌等。

癌病仍是今天大量電影常用的題材。無論港產或日韓等電影，癌病總是揮之不去的一種人生絕望。近年，彭發導演的《塚愛》，也是以一名癌症病人為背景的戲碼。

至於愛滋病，則是一個較嚴肅的主題，社會現實性較強，如近期上映的《最愛》。

《飛越瘋人院》描繪社會現實

最後一類是精神性病症。這類電影的處理



《最愛》以愛滋病為故事主軸。圖為劇照。 資料圖片

手法較多元化，悲情以外，還有更多反省空間。筆者印象最深的是1975年的《飛越瘋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和1990年的《無語問蒼天》(Awakenings)。《飛越瘋人院》由積尼高遜(Jack Nicholson)主演；《無語問蒼天》則由羅拔迪尼路(Robert De Niro)和羅賓威廉斯(Robin Williams)主演。前者是一部社會性十分強的電影，故事以主人翁如何在精神病院中對抗制度為中心；後者講述一名腦科醫生擬以大膽手法處方，希望令病人重新甦醒。2010年由里安納度(Leonardo DiCaprio)主演的《不赦島》(Shutter Island)，普遍被認為是近類電影中的近年佳作。

再走當年路 卻忘妻是誰

腦退化症是近年另一種常用的「電影病症」。近年一部日本電影《明日的記憶》則以腦退化症為主題，其中婚禮和叢林的一幕最令動容，失憶的男主角走過當年與妻子一起走過的同一條山路，卻沒有同樣的記憶，忘記妻子是誰，但「即使有一天你的記憶消失，忘了我，我還是會這樣牽著你的手慢慢走來」。

港產片例子則有《女人四十》中的家翁(喬宏)；韓片《抱擁這分鐘》等。

有關記憶的電影，還有一部頗特別的《凶心人》(Memento)，講述失憶的男主角如何追查妻子的死因，當中以不一樣的敘事手法，論述複雜的時間觀與人性行為。



想一想

- 1. 為何疾病成為電影的題材？試舉3個原因並說明。
2. 「當今世界是一個失控的世界，科技進步沒有令我們的生活更安定。」此話背後理據為何？
3. 你認為我們對抗疾病時應抱甚麼態度？
4. 全球化是否疾病迅速傳播的原因？為甚麼？

- 1. 歐內斯特(Henry Ernest)：《疾病的文化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
2. 馬凱爾(Howard Michael)：《瘟疫的故事》(The Story of Pestilences)，(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3. 桑林等：《瘟疫：文明的代價》，(中國，廣東經濟出版社，2003)，頁5
4. 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失控的世界》(Runaway World)，(台灣，時報文化出版，2001年1月)
5. 梁思雁：《從電影看記憶：時間觀、行為》，(文化研究·嶺南，第十一期，2008年5月)
6. 尼采(周國平譯)：《悲劇的誕生》，(左岸文化，2005年11月30日)
7. 桑塔格：《疾病的隱喻》，(上海，譯文，2003)

延伸閱讀